

新编白话

# 资治通鉴

珍藏版

延边人民出版社

## 新编白话资治通鉴卷二十

### 晋成帝

咸和元年(丙戌,公元326年),夏四月,后赵石生侵犯汝南,抓获汝南内史祖济。六月,任命郗鉴为徐州刺史。

司徒王导称病不上朝,却私下为郗鉴送行。卞壶上奏说:“王导徇私枉法,没有大臣的节操,请免除他的官职。”虽然此事被搁下没有实行,但是满朝文武大臣都害怕他。卞壶俭朴廉洁,裁断事情贴切、直率,为官干练实在,性格不宽容,不肯苟同时尚,所以被名士们轻视。阮孚对他说:“您常常没有闲暇舒适的时候,好像含着瓦石,不是太劳累吗!”卞壶说:“各位君子以道德恢弘博大,为人风流倜傥而相互崇尚,那么去做鄙陋庸俗之事的人,不是我是谁!”当时贵族游闲子弟大多仰慕王澄、谢鲲,行为放达,卞壶在朝上面色严厉地说:“违背礼义、损伤教化,没有比这更大的罪过了;西晋的倾覆,实在是因为这个缘故。”想要上奏追究其罪过,王导及庾亮没有听从,于是停止。

秋八月,任命温峤为都督江州军事,王舒为会稽内史。

当初,王导以宽厚仁和赢得人心。等到庾亮主持政事,依法裁断事情,颇失人心。祖约自认为名望和辈份不在郗鉴、卞壶之后,却没能参与执行遗诏。遗诏中褒扬、提拔大臣,又没有提到祖约和陶侃,二人都怀疑是庾亮删掉的。历阳内史苏峻对国家有功,威望

渐渐昭著，加上士兵精锐，武器优良，有轻视朝廷之心。又招纳亡命徒，人数日渐增多，全都仰仗地方官供给食物，稍不如意，就肆意斥骂。庾亮既怀疑苏峻、祖约，又畏惧陶侃的得人心，便任命温峤镇守武昌，王舒镇守会稽，以扩大声援力量；又修筑石头城以防备他们。丹阳尹阮孚对所亲近的人说：“江东朝廷创业时间还短，君主年幼，时世艰难，庾亮年轻，德行，威信不孚众望，在我看来，祸乱将发生了。”于是请求出任广州刺史。

冬十月，处死南顿王司马宗，将西阳王司马羣降封为弋阳县王。

司马宗自认为不应失去官职而产生怨恨情绪，平素又与苏峻友善；庾亮想要诛杀司马宗，司马宗也想要废黜庾亮，自己执掌朝政。中丞钟雅弹劾司马宗谋反，庾亮捕杀司马宗。将他的哥哥、太宰、西阳王司马羣降封为弋阳县王。司马宗是皇帝宗室近亲；司马羣是先帝的太保、太傅。庾亮一夜之间将他们翦灭、废黜，因此更加失去远近众人之心。司马宗之死，晋成帝并不知道，过了许久，晋成帝问庾亮道：“平日里那个白头发老头在哪儿？”庾亮回答说因谋反被处死了。晋成帝哭泣着说：“舅父说别人是叛贼，就杀了他；别人说舅父是叛贼，应该怎么办？”庾亮恐惧变色。

后赵王让世子石弘守邺城。

后赵王石勒采纳程遐的计谋，营建邺城宫室，让石弘镇守邺城。石虎自认为功劳多，没有离开邺城之意，等到修筑三台时，迁走了他的家室，因此石虎怨恨程遐。

十一月，后赵侵犯寿春，历阳内史苏峻攻打并赶跑了敌军。

石聪攻打寿春，祖约屡次上表请求救援，朝廷不肯出兵。于是石聪便进军侵犯阜陵。建康城大为震惊，苏峻派部将韩晃攻打石聪，将石聪赶走。朝廷议论打算兴修涂塘，以阻止胡人侵犯，祖约说：“这是抛弃我！”更加心怀愤恨。

十二月，下邳叛变，投降后赵。后赵开始评定九流级别，设立

秀才、孝廉考试经典的制度。

咸和二年(丁亥,公元327年),夏五月初一,发生日食。张骏派兵攻打前赵,前赵将他打败,于是前赵夺取黄河以南地区。

张骏听说前赵军队被后赵打败,便除去前赵官爵,又称晋朝大将军、凉州牧,派辛岩等率数万士众攻打前赵的秦州。前赵派刘胤领兵将其打败,乘胜追击败逃的敌军,渡过黄河,攻克令居,占据振武。河西大为惊骇。金城、枹罕投降了前赵,于是张骏便失去了黄河以南地区。

冬季,征召苏峻为大司农,苏峻与祖约起兵反叛。

庾亮觉得苏峻在历阳,终将成为祸患,想下诏征召他入朝。司徒王导说:“苏峻一定不会尊奉诏命,不如暂且容忍他。”庾亮说:“如今他纵然不从命,造成的祸害还小;如果再过几年,就不能再制服他,犹如汉代的七个诸侯国反对朝廷那样。”卞壸说:“苏峻拥有强大的兵力,逼近京城,路途用不了一个上午,一旦发生变故,容易造成损失,应当对此深思!”温峤也多次上书劝阻庾亮。满朝文武大臣都认为不可以,庾亮全不听。苏峻听说此事,派司马到庾亮那里推辞不受,庾亮不准许,征召苏峻为大司农,让他的弟弟苏逸代领部曲。苏峻上表推辞,又不准。于是苏峻不从诏命。温峤立即想要率士众顺流而下保卫建康,三吴地区也要发动义军。庾亮给温峤写信说:“我对西陲的忧虑,超过对历阳苏峻的忧虑,足下不要越雷池一步。”庾亮又派使者晓谕苏峻,苏峻说:“朝廷大臣说我要造反,我难道还能活命吗!我宁肯在山头观望廷尉,不能从廷尉处回望山头。”苏峻知道祖约也怨恨朝廷,就请他共同讨伐庾亮。祖约非常高兴。譙国内史桓宣说:“使君想要成为盖世英雄,就帮助国家讨伐苏峻,那么威名自然树立。如今竟然与苏峻一同反叛,怎么能长久呢!”祖约没有听从,于是桓宣与祖约绝关系。祖约派哥哥的儿子沛内史祖涣和女婿许柳领兵与苏峻会合。

十二月,苏峻袭击攻克姑孰,东晋朝廷诏命庾亮督率各路人马

讨伐苏峻。宣城内史桓彝起兵奔赴国难。

尚书左丞孔坦、司徒司马陶回向王导进言，请求“趁苏峻没有到来，迅速切断阜陵的通路，守住长江以西当利等各路口，我众敌少，一战便可决胜负了。如今不先行前往，而苏峻先到的话，就会人心危惧惊骇，难以与他交战了。”王导认为确实如此，庾亮却不听从。到此时苏峻派部将韩晃等袭击攻克姑孰，夺取食盐、大米，庾亮方才后悔。京城戒严，授庾亮符节，都督征讨各路人马，派左将军司马流领兵据守慈湖以拒敌。宣城内史桓彝打算起兵赴朝廷，长史裨惠认为郡内士兵人少体弱，山地居民不断骚扰，应该暂且按兵不动以等待时机。桓彝面色严厉地说：“‘见到对君王无礼的人，就要像鹰鹯追逐鸟雀一样’。如今国家危急，道义上不能安处。”于是进军驻扎芜湖。韩晃将他打败，顺势攻打宣城，桓彝退守广德。徐州刺史郗鉴想率所部奔赴国难，下诏因为北方的侵扰，不准许。

咸和三年（戊子，公元328年），春正月，温峤领兵赴国难，到达寻阳。二月，尚书令、成汤公卞壶督军讨伐苏峻，战败而死。庾亮逃奔寻阳，苏峻军队入犯朝廷。

温峤打算救援建康，驻扎在寻阳。韩晃在慈湖袭击司马流。司马流一向怯懦，将要交战时，吃烤肉不知道嘴在哪里，战败而死。苏峻渡过横江，朝廷军队屡次战败。陶回对庾亮说：“苏峻知道石头城有重兵守卫，必定从小丹阳南道步行而来，应该埋伏军队截击，可以一战擒获苏峻。”庾亮不听从。苏峻果然如同陶回所讲的那样，但是却因夜行时迷路，不再分清各部。庾亮才后悔。朝中士人大多把家人遣散到东边避难，唯独左卫将军刘超将妻子儿女迁入宫内居住。下诏任命卞壶都督大桁以东各军，与苏峻在西陵交战，大败。苏峻攻打青溪栅，卞壶再次拒战。苏峻趁风势纵火，焚烧朝廷台省各营，全部烧光。卞壶背部的疮痍刚好，疮口还没愈合，强撑病体苦战而死，两个儿子卞瞻、卞盱跟随他，也赴敌战死。他们的母亲抚摸着尸体痛哭说：“父亲是忠臣，儿子是孝子，还有什

么遗憾呢！”丹阳尹羊曼、黄门侍郎周导、庐江太守陶瞻奋力作战而死。陶瞻，是陶侃的儿子。庾亮及郭默、赵胤一同逃奔寻阳。临行时，回头对待中钟雅说：“以后的事情深深地拜托了。”钟雅说：“房梁折断，屋椽崩塌，是谁的过错！”苏峻军队进入台城，司徒王导对待中褚裒说：“皇上应当在正殿。”褚裒立即进入内室，抱着晋成帝登上太极前殿，王导以及光禄大夫陆晔、荀嵩、尚书张闿共同登上御床护卫晋成帝。刘超、钟雅以及褚裒侍立在左右，太常孔愉身穿朝服守卫宗庙。苏峻的军队进入后，喝斥褚裒让他退下。褚裒呵斥他们说：“苏峻前来觐见皇上，军人怎能侵犯威逼！”苏峻的军队不敢上殿，冲进后宫，宫人全都遭到掠夺。驱使奴役文武百官，剥光男女百姓的衣物。官府中有布二十万匹，金银五千斤，钱亿万，绢数万匹，苏峻全部耗费掉。有人对钟雅说：“您的性情诚信正直，必定不被贼寇所容，何不早作打算！”钟雅说：“国家的祸乱不能匡正，君主的危难不能拯救，各自逃跑以求免祸，凭什么做人臣呢！”苏峻因为王导德高望重，仍让他担任原职，位居自己之上。任命祖约为太尉，苏峻自己录尚书事。弋阳王司马羲到苏峻处，赞述苏峻的功德，苏峻又任命他为太宰、西阳王。温峤听说建康失守，号啕恸哭；有人前去问候，则相对悲伤哭泣。庾亮到达寻阳，宣谕太后诏令，任命温峤为骠骑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。温峤说：“今日应当以诛灭贼寇为当务之急，没有功劳却先授官，用什么去昭示天下！”于是没有接受官职。温峤一向看重庾亮，庾亮虽然败逃，温峤更加推崇尊奉他，分出军队给他。

三月，皇太后庾氏因忧愁而死。苏峻向南驻扎在于湖。安葬明穆皇后。夏五月，温峤与陶侃入京讨伐苏峻，苏峻将晋成帝迁到石头城。郗鉴、王舒前来赴国难。

温峤将要讨伐苏峻，却不知建康的消息。正好遇上范汪到寻阳，说：“苏峻政令不一，贪婪强暴，无所顾忌，虽然貌似强大，却很容易成为弱小，应该及时进军讨伐。”温峤深表赞同。庾亮征召范

汪为参护军事。庾亮与温峤互相推奉为盟主，温峤的堂弟温充说：“陶侃职位重要，兵力强大，应该共同推奉他为盟主。”于是温峤便派督护王愨期到荆州邀请陶侃共赴国难。陶侃仍然因为没有参与接受遗诏而耿耿于怀，回答说：“我是在外戍守边疆的将领，不敢超越职权范围。”温峤多次劝说，不予答复，于是派使者对陶侃说：“仁公暂且守卫，我当先行顺江而下征讨。”使者已经出发两天，参军毛宝听说此事，劝说温峤道：“军队取胜在于协调，不应有所区别。假使可疑，仍然要对外显示出毫无察觉。应当迅速追回信使改写书信，讲明一定要一同进军。如果来不及了，就应重新派遣使者。”温峤听从了他的意见。陶侃果然派督护龚登率军赶到温峤那里。温峤有七千士众，于是列名上呈尚书，陈述祖约、苏峻的罪状，转告各地长官，洒泪登上战船，陶侃又追回了龚登。温峤给他写信说：“军队只有前进而没有后退，可以增多而不可减少。最近已经向远近各地传送檄文，向贵盟府讲明，只等仁公的军队到达，就一同进发了。如今却反而追回军队，使远近的人们产生疑惑，成败的根由，将在于此。假使此州不保，那么荆楚将来的危险，就应当比此州的今日更严重。仁公进军就将成为大晋朝的忠臣，等同于齐桓公、晋文公的功绩；退却先将是以致慈父的情爱，去洗刷爱子被杀的苦痛。况且苏峻、祖约叛逆无道，人人都切齿痛恨。今日的进军讨伐，如同以石投卵；如果再召回军队，这是在几近成功时造成失败。而且有人会说仁公对于讨伐贼寇迟缓不决，这个名声难于追回。希望深深体察这一切！”王愨期也对陶侃说：“苏峻是豺狼，如果他能够得志，您难道有立足之地吗！”陶侃深深感悟，立即戎装登上战船。赶上他儿子陶瞻的丧礼也不参加，日夜兼行地进军。郗鉴在广陵，城孤粮少，紧靠胡人，人人失去信心。得到诏书后，立即流着泪誓师，进赴国难，将士奋勇争先。郗鉴派将军夏侯长等走小路前去对温峤说：“有人听说贼寇想要挟持天子进入会稽，应当抢先建立军营壁垒，占据要害地形，既防止贼寇越境逃逸，又切断了贼寇的粮

食运送,然后坚壁清野等待贼寇。贼寇攻城不克,田野又没有东西劫掠,必定自己溃散了。”温峤深以为然。五月,陶侃到达寻阳。人们议论说陶侃想诛杀庾亮以向天下人谢罪;庾亮非常恐惧,采用温峤的计策,前去陶侃那里拜见谢罪。陶侃大惊,制止他说:“庾亮竟然叩拜我吗!”庾亮引咎自责,陶侃便豁然开怀,说:“您修筑石头城以防范老夫,今天反倒有所求吗!”于是与庾亮、温峤同赴建康。共有四万士卒,旌旗绵延七百多里。苏峻听说后,从姑孰返回。苏峻将晋成帝迁到石头城,司徒王导力争,没有听从。晋成帝哀哭着登上车,当时天降大雨,道路泥泞,刘超、钟雅步行随侍在身边,苏峻给他们马匹,不肯乘坐,悲哀慷慨。苏峻很厌恶他们。苏峻将仓房做为帝宫,终日口出狂言。刘超、钟雅与荀崧、华恒、丁潭等人不离晋成帝身边。当时饥荒米贵,苏峻慰问馈赠,刘超毫不接受。朝夕守候在晋成帝身边,更加恭敬地行臣子礼义。虽然身处困厄之中,仍启蒙晋成帝,讲授《孝经》、《论语》。王导密令张闿用太后诏令晓谕三吴地区官民,让他们发动义军。会稽内史王舒派庾冰领一万士兵,向西渡过浙江,于是吴兴太守虞潭、吴国内史蔡谟、义兴太守顾众等全都响应。虞潭的母亲孙氏对虞潭说:“你应当舍生取义,不要因为我年老成为拖累!”派出全部家僮从军,卖掉玉制环珮以供军费。苏峻派部将管商等拒战。陶侃、温峤在茄子浦驻军。温峤因南方军队熟悉水战,苏峻的军队善长陆战,下令:“将士有上岸的处死!”恰巧遇上苏峻运送一万斛大米赠给祖约。毛宝任温峤的前锋,谕示所率士众说:“兵法上讲‘军令有所不受’怎能看见贼寇可以攻击,却不上岸攻打呢!”于是前去袭击夺取了大米,祖约因此饥饿困乏。温峤上表奏请任命毛宝为庐江太守。陶侃上表推荐王舒、虞潭分别监察浙东、浙西军事,郗鉴都督扬州八郡军事。于是郗鉴便率士众渡过长江,与陶侃等会合。陶侃等人的水军直指石头城,苏峻望见后,脸上露出恐惧神色。陶侃的部将李根请求修筑白石垒,陶侃让庾亮守卫,苏峻攻打它,没有攻克。王舒等交战几

次都失利。孔坦说：“本来不需要召来郗鉴，于是造成东门失去防卫。现在应当派他返回，虽然晚了，仍胜过不去。”陶侃便令郗鉴返回据守京口，建立大业、曲阿、庾亭三座壁垒，以分散苏峻的兵力。祖约派祖涣、桓抚袭击湓口，毛宝身中流箭，贯穿髀骨，透过马鞍，毛宝让人踢住马鞍拔箭，血流满靴。毛宝反击，敌军战败逃跑。

**苏峻分派兵力攻陷宣城，宣城内史桓彝遇害。**

桓彝听说京城失守，便进军驻扎在泾县。裨惠劝桓彝与苏峻通使，以延缓交相到来的灾祸。桓彝说：“我蒙受国家厚恩，在道义上应当效死，怎能忍受耻辱与叛臣通使问候！如果事情不能成功，这就是命。”桓彝派将军俞纵守卫兰石，韩晃攻打俞纵，俞纵将要战败，他身边的人劝他退军。俞纵说：“我蒙受桓侯厚恩，应当以死相报。我不能辜负桓侯，就像桓侯不能辜负国家。”于是奋力作战而死。韩晃便进军，到此时攻陷宣城，抓获桓彝，杀死了他。

**秋七月，后赵攻打寿春，祖约的士众溃败，逃奔历阳。**

祖约部下众将暗中与后赵串通，许诺作为内应。后赵的石聪领兵渡过淮水，攻打寿春。祖约的士众溃败，逃奔历阳。

**八月，后赵攻打前赵的蒲阪。前赵国主刘曜将后赵军队打败，石虎逃跑，于是前赵攻打金墉。**

石虎率士众四万人攻打前赵，进攻蒲阪。前赵国主刘曜亲自率军前去救援，石虎心中恐惧，领兵退走。刘曜追上石虎并与他交战，大败石虎，斩杀石虎部将石瞻，尸体枕着尸体达二百余里，石虎逃奔朝歌。刘曜在金墉攻打石生，决开千金堤以水淹石生。荥阳、野王全都投降前汉。襄国大为震惊。

**九月，陶侃、温峤在石头讨伐苏峻，将他斩杀。苏峻的弟弟苏逸代领其士众。**

苏峻的心腹路永、贾宁劝说苏峻全部杀死各位大臣，另外树立心腹；苏峻一向敬重司徒王导，没有准许，路永等转而对苏峻怀有二心。王导让袁耽引诱路永，与路永一同逃奔白石垒。西路联军

与苏峻相持很久，没有决出胜负。温峤的军队粮食吃光，向陶侃借贷。陶侃愤怒，想返回西方。温峤说：“凡是军队取胜在于协调，这是古人的好经验。光武帝横渡昆阳，曹操官渡获胜，以少敌众，是凭靠着道义的缘故。苏峻、祖约小儿，凶顽叛逆，罪恶滔天，何愁不灭！怎能舍弃垂手可立的战功，设计进退之策呢！况且天子被幽禁、逼迫，国家危难，正是臣子肝脑涂地的时候。我们与您同受国恩，事情如果成功，那么臣子、君主同享福祚；如果不能取胜，就应当粉身碎骨以向先帝谢罪而已。如今的事态，是义无反顾，就好像骑虎，怎能中途而下呢！您如果违背众心独自返回，人心必定沮丧；使人心沮丧而败坏大事，正义的大旗将要转而指向您了。”毛宝劝说陶侃道：“用军之道有进无退，不只是整肃三军，向众人显示必死的信念而已，也是讲后退没有可凭据之处，最终导致灭亡。可以尝试给我一些士兵，切断贼寇的物资、粮食；如果不建立成效，然后您再离去，人们心中就不遗憾了。”陶侃认为很对并派他前去。竟陵太守李阳劝说陶侃道：“大事没有成功，您即使有粮食，怎么能得到并去吃呢！”陶侃便分出五万石米去犒饷温峤军队。毛宝焚烧苏峻在句容、湖孰的积蓄物资，苏峻的军队缺粮，于是陶侃便没有离去。韩晃等猛攻大业垒。郗鉴的参军曹纳说：“大业，是京口的屏障，一旦失守，那么贼寇军队就会到来了。请求返回广陵，以待后举。”郗鉴大会僚属参佐，责备曹纳，准备斩杀他，很久才得以释免。陶侃将要去救援大业，长史殷羡说：“我们的士兵不熟悉步战，不如猛攻石头城，那么大业的危急自然就解除了。”陶侃采纳其建议，督领水军奔向石头城。庾亮、温峤率一万步兵从白石垒南上，苏峻率八千人迎战。苏峻趁着醉意突击敌阵，不能突破，准备返回时，坐骑被绊倒，陶侃部将斩杀了他，三军将士都高呼万岁。苏峻的余部大溃败。苏峻司马任让等共同拥立苏峻的弟弟苏逸为主，紧闭城门自守。温峤便设立行台，向远近各地散发通告，凡是原任官吏职位在二千石以下的，都让他们赴行台报到，于是到来的人像云集一

般。

冬十二月，后赵国主石勒在洛阳大败前赵军队，俘获前赵国主刘曜后返回，将他杀死。

后赵国主石勒想亲自率军救援洛阳，程遐等极力劝谏，石勒大怒，手按剑柄喝叱程遐等人出去。召来徐光对他说：“庸人的心理都认为刘曜锋芒不可抵挡。刘曜带领十万甲士，对一座城池攻打了一百天却不能攻克，军队疲惫，士兵懈怠，以我方刚刚投入战斗的精锐部队攻打他，可以一战就擒获刘曜。如果洛阳失守，刘曜肯定从黄河以北席卷而来，我们就大事已去了。你认为怎么样？”徐光回答说：“刘曜不能进军兵临襄国，反而据守金墉，这就可以知道他不能有所作为。以大王的威风谋略逼近敌军，敌军必定望见大旗就败逃。平定天下，在此一举了。”石勒笑着说：“你说得对呀。”于是让宫室内外戒严。命令石堪等会集荥阳，石虎进军占据石门，石勒亲自统领步兵、骑兵从大碣渡过黄河。石勒对徐光说：“刘曜在成皋关屯军，是上策；以洛水作为屏障，是其次的策略；坐守洛阳，这是束手就擒。”到达成皋，石勒望见前赵没有守卫军队，非常高兴，举手拍额说：“天意如此！”命令卷起铠甲，马匹衔枚噤声，从秘密小道日夜兼行，在巩县、偃县之间穿出。刘曜只与宠臣饮酒博戏，不抚恤士兵；身旁人有的对他劝谏，刘曜认为是妖言，斩杀了劝谏者。不久洛水的侦察部队与后赵的前锋交战，擒获羯人士兵送来。刘曜询问俘虏，知道石勒亲自前来，脸色一变，让解除金墉之围，在洛水西面列阵，有士众十多万人，南北长十多里。石勒望见后说：“可以祝贺我了。”率四万步兵，骑兵进入洛阳城。石虎领步兵攻打前赵的中军，石勒用精锐骑兵攻击前赵的前锋，在西阳门展开大战。石勒身穿甲冑，从阊阖门出城，夹击前赵军队。刘曜一向嗜酒如命，到此时即将交战，仍喝了数斗酒。到了西阳门，指挥军阵向平坦地靠近。石勒便趁势攻击，前赵军队大溃败。刘曜喝得昏沉沉地坠落马下，被石勒抓获。石勒下令说：“想要擒获的只是

一个人而已,如今已经擒获了他。命令停止攻击,放开他们逃命的道路。”刘曜到达襄国,石勒派军队严密围守。石勒让刘曜给他的太子刘熙写信,谕令刘熙迅速归降,刘曜只敕令刘熙与大臣们“匡正维系国家,不要因为我改变主意”,于是石勒便杀死了刘曜。

咸和四年(己丑,公元329年),春正月,苏逸杀死右卫将军刘超、侍中钟雅。

当初,苏峻逼迫居民聚集在后苑,让部将匡术守卫。到此时光禄大夫陆晔及兄弟陆玩劝说匡术,将苑城归附于西军,百官全都赶来。钟雅谋划侍奉晋成帝出奔西军,事情泄露,苏逸让任让率兵入宫拘捕刘超、钟雅。晋成帝抱着他们悲声哭泣说:“还我侍中、右卫!”任让夺过来并杀死了他们。

冠军将军赵胤攻克历阳,祖约逃奔后赵。前赵太子刘熙逃奔上邽。后赵攻取长安。

前赵太子刘熙与南阳王刘胤图谋保守秦州。尚书胡勋说:“如今虽然丧失国君,但是国土仍然完整,将士也没有反叛,应当合力拒敌。力量不能抵抗时,再逃去也不晚。”刘胤认为他动摇军心,将他斩杀,于是逃奔上邽。关中地区大乱。蒋英拥有数十万士众占据长安,派使者向后赵归降,石生率士众赶赴长安。

二月,各路军队讨伐苏逸,将他斩杀,还杀死了西阳王司马羣。

各路军队攻打石头。建威长史滕含大败苏逸军队,擒获苏逸、韩晃,将他们斩杀。滕含部将曹据抱着晋成帝奔到温峤的船上,群臣见到晋成帝,叩头号泣请罪。杀死西阳王司马羣。陶侃与任让有旧交,为他请求免死。晋成帝说:“这是杀死我侍中、右卫的人,不能赦免。”于是杀死了任让。司徒王导进入石头,让人取出原来的符节,陶侃笑着说:“苏武的符节似乎不如这个。”王导面有愧色。

任命褚翼为丹阳尹。

当时官殿已成灰烬,温峤想把都城迁到豫章,三吴地区的豪杰请求定都会稽。王导说:“孙权、刘备都讲‘建康是帝王的宅府’,古

代的帝王，不一定因为物质的丰俭而迁都。如果从事农业这个根本，节约费用，何愁凋敝！如果不致力农事，那么乐土也会成为废墟。况且北方贼寇的游魂，窥伺着我方的可乘之机，一旦显示出虚弱，逃窜到蛮越之地，从声望和实际上考虑，恐怕都不是良策。如今只应以宁静镇摄，群情自然安定。”因不再迁都。而任命褚翼为丹阳尹。褚翼收拢聚集散失、逃亡的人口，于是京城便安定了。

三月，任命陶侃为太尉，郗鉴为司空，温峤为骠骑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，庾亮为豫州刺史。

评论平定苏峻的功绩，陶侃、郗鉴、温峤以下，都分别不同封爵拜官。追赠卞壺谥号为“忠贞”，他的两个儿子卞瞻、卞盱及桓彝、刘超、钟雅、羊曼、陶瞻，都追赠谥号。路永、匡术、贾宁，都是苏峻同党，但是率先归附朝廷，司徒王导打算赏赐他们。温峤说：“路永等人首先制造祸端，后来虽然改悔醒悟，不足以赎罪，能够保全首级，就是很大的幸运了。”于是便停止。陶侃因江陵偏僻遥远，就迁移镇守巴陵。朝廷议论想留下温峤辅佐朝政，温峤认为王导是先帝任命的，坚决推辞。又因为京城荒凉残破，就留下物资储蓄，备齐器具用品，然后返回藩地。庾亮叩头至地谢罪，想要全家投身隐匿在山海之间。晋成帝亲笔写下诏书安慰劝谕说：“这是国家的灾难，不是舅父的责任。”庾亮便请求出外镇守效力，于是任命他为豫州刺史，出京镇守芜湖。陶侃讨伐苏峻时，唯独湘州刺史卞敦拥兵不赴国难，又不供给军粮，陶侃奏请用槛车拘捕卞敦送交廷尉治罪。司徒王导认为国丧祸乱之后，应该施以宽宥，于是任命卞敦为广州刺史，卞敦忧愁惭愧而死。

夏四月，骠骑将军、始安公温峤去世。任命刘胤为江州刺史。

温峤去世，时年四十二岁，谥号为忠武。刘胤，是温峤的军司。陶侃、郗鉴都说刘胤不是独掌一方大权的人才，王导不听从。有人对王导的儿子王悦说：“从江陵直到建康有三千多里，流民数以万计。江州是国家的南部屏障，处于要害之地，而刘胤以奢侈行为对

待它,没有外部的事变,也必定有内患。”

秋八月,后赵石虎攻克上邽,杀死前赵太子刘熙,于是夺取秦州、陇西。

前赵的南阳王刘胤率数万士众,从上邽前往长安,陇东、戎狄、华夏族全都响应他。石生环城自守,石虎救援他。石虎大败前赵军队,乘胜追击,尸体枕着尸体长达千里。上邽溃败,石虎抓获前赵太子刘熙及刘胤和他的部下三千多人,全部斩杀。将前赵朝廷文武官员、函谷关以东流民、秦州和雍州的豪门大族迁到襄国;秦州、陇西全部平定。蒲洪、姚弋仲都归降石虎,石虎表荐蒲洪监领六夷军事,姚弋仲为六夷左都督。将氐人、羌人的十五万落百姓迁到司州、冀州。

冬十二月,将军郭默杀死刘胤。

刘胤自负豪放,纵酒狂饮,不过问政事,郭默被征召为右军将军,向刘胤请求资助,没有得到。适逢主管官员奏报:“朝廷的国库空竭,文武百官没有俸禄,只有依靠江州的漕运。但是刘胤的商旅在路上往来不断,因私废公,请求罢免刘胤官职。”刘胤正为自己申辩,郭默便诬陷刘胤大逆不道,袭击并斩杀了他,将首级传送京城。郭默招引谯国内史桓宣,桓宣坚守不从命。太尉陶侃上奏任命桓宣为武昌太守。

代王拓跋纥那出逃宇文部,拓跋翳槐被立为代王。

拓跋翳槐是拓跋郁律的儿子。

羌人杀死河南王吐延。

河南王吐延被羌人酋长所杀,他的儿子叶延继位,保卫白兰。叶延孝顺好学,认为礼书上讲“公孙的儿子可以用王父的字做为氏”,于是自取国号为吐谷浑。

咸和五年(庚寅,公元330年),春正月,太尉陶侃讨伐郭默,将他斩杀。

刘胤的首级送到建康。司徒王导认为郭默骁勇难以控制,就

将刘胤的首级悬挂在大航示众，任命郭默为江州刺史。陶侃听说后，甩袖站起来说：“这件事一定有诈。”立即率兵讨伐郭默。陶侃上表陈述郭默罪状，并且给王导写信说：“郭默杀死一州长官就任命他为该州长官，那么害死宰相就当宰相吗？”王导便收起刘胤首级，答复陶侃来信说：“郭默占据上游地势，加上船舰已成为他的资本，所以对他包涵容忍以等待足下，难道不是暂时遵从，等待时机以决定大事吗！”陶侃笑着说：“这才是顺从时贼呢！”大军到达，郭默的部将把他捆绑起来投降陶侃，陶侃斩杀郭默。

**二月，后赵王石勒自称赵天王，任命石虎为太尉，封中山王。**

后赵的大臣们请求石勒即皇帝位，石勒便自称大赵天王，行使皇帝权力。立妃子刘氏为王后，世子石弘为太子，儿子石宏为大单于；任命中山公石虎为太尉，进爵为中山王。石虎很愤怒，私下对儿子石邃说：“我用身体当箭石二十多年，成就了大赵功业，大单于的称号应当授给我，现在竟然给了乳臭未干的婢儿，想起来就令人气愤，寝食难安！等主上去世后，不值得再留下他的后代子孙。”

**后赵诛杀祖约，灭掉全族。**

仆射程遐对石勒说：“天下刚刚平定，应当彰明叛逆归顺，所以汉高祖赦免季布，斩杀丁公。如今祖约仍然活着，我私下觉得很迷惑。”姚弋仲也如此说。石勒将祖约灭族。当初，祖逖有个胡人奴仆叫王安，非常喜欢他。在雍丘时，对王安说：“石勒是你同种族的人。”用丰厚的财物遣送他回去，王安在后赵做官，任左卫将军。等到祖约被诛杀，王安叹道：“怎能让祖逖无后呢！”于是前去观看行刑。暗地里带出祖逖的庶子祖道重，把他藏起来。等到石氏灭亡，祖道重又返回江南。

**夏五月，诏命太尉陶侃兼督江州。**

于是陶侃迁移到武昌镇守。

**六月，后赵任命张骏为凉州牧。**

张骏趁前赵的灭亡，再次收复黄河以南地区，直到狄道，设置

五屯护军,与后赵划分边界。后赵授予张骏凉州牧官职,张骏耻于当后赵的臣子,不接受。等到后赵打败休屠王石羌,张骏才开始恐惧,于是向后赵称臣进贡。

**秋九月,后赵王石勒称皇帝。 后赵侵犯并攻陷襄阳。**

后赵的郭敬侵犯襄阳。东晋的南中郎将周抚拒战,郭敬退驻樊城,将旗帜放倒收藏起来,静若无人。晋军侦察兵到来就告诉他们说:“你们应该爱惜自己,坚固防守,七八天之后,大队骑兵将到达,与我们相互策应,你们就不再能跑掉了。”郭敬派人在渡口为马洗澡,周而复始,昼夜不断。侦察兵回去后报告周抚,周抚认为后赵军队要大批到达,心中恐惧,逃奔武昌。郭敬毁坏襄阳,把百姓迁到沔水以北,在樊城修筑城堡守卫。周抚获罪被免官。

**东晋朝廷重新建造新的皇宫。**

**咸和六年(辛卯,公元331年),春三月初一,发生日食。 夏季,后赵举荐贤良方正人才,建造明堂、辟雍、灵台。**

后赵国王石勒下令公卿以下官员每年举荐贤良方正人才,并且让被举荐人得以交相引荐,以扩大求贤的途径。在襄国城西建造明堂、辟雍、灵台。

**秋九月,后赵营建邺城宫室。**

当初,后赵国主石勒到邺城,准备营建新的宫室。廷尉续咸苦苦劝谏,石勒愤怒,想要斩杀他。徐光说:“续咸的话虽然不能采纳,也应当宽容他,怎能因直言劝谏就立即斩杀列卿呢!”石勒叹息说:“做为人君,不能自行决断到如此地步吗!普通百姓家财满一百匹,还想买住宅,何况富有四海呢!这座宫殿终将营建它,暂且敕令停止建造,以成全我耿直大臣之气。”于是赐给续咸一百匹绢。到此时再次营建邺宫,把洛阳做为南都,设置行台。

**冬季,在太庙举行重大仪式。**

在太庙举行冬祭,下诏将剩余的胙肉送给司徒王导,并且命令他不用下拜谢恩,王导以有病为由推辞不敢接受。当初,晋成帝即

位时年幼，每次见到王导必定下拜，给王导写亲笔诏书时就说：“诚惶诚恐地讲”，中书写诏书就说“敬问”。主管官员议论：“元旦朝会那天，皇帝是否应该礼敬王导？”博士郭熙认为：“礼法上没有皇帝拜臣子的条文。”侍中冯怀认为：“天子驾临辟雍，礼拜三老，何况是先帝的太师、太傅！我认为应该备加礼敬。”侍中荀奕说：“元旦朝会是年、月、日三次朝会之首，应该彰明君臣之礼，如果是其他时间的小型朝会，自然可以备加礼敬。”诏命依从荀奕的意见。

### 慕容廆派使者前去见太尉陶侃。

慕容廆的僚属共同送去奏表，请求为慕容廆加官进爵。参军韩恒驳斥说：“建立功勋的人应该忧虑诚信、道义不昭著，不应该忧虑名位不高。应当修缮铠甲武器，铲除凶顽叛逆，大功告成之后，九锡自然得到。与向君主请求得到恩宠相比，不是更荣耀吗！”慕容廆心中不悦，于是派使者送去写给陶侃的信，劝说陶侃起兵北伐，共同肃清中原。而东夷校尉封抽等人写疏文上报陶侃幕府，请求封慕容廆为燕王。陶侃回信说：“功业成就而加官进爵，是古代的定制。车骑将军慕容廆虽然没能为国家消灭石勒，但是忠诚仁义，竭尽全力。现在我把疏文转呈圣上知晓，是否授官或授官早晚，应当由朝廷决定。”

### 咸和七年（壬辰，公元332年），春正月，后赵大宴群臣。

后赵国主石勒对徐光说：“朕能够与自古以来的哪等君主相比？”徐光回答说：“陛下神勇谋略方面超过汉高祖。”石勒笑着说：“人怎能不自知！你说的太过分了。朕如果遇上汉高祖，应当面朝北向他称臣，与韩信、彭越并肩而立；如果遇到东汉光武帝，将与他共同驰骋中原，不知道鹿死谁手。大丈夫做事，应该光明磊落，如同日月般光洁明亮，终究不应仿效曹操、司马懿去欺凌他人的孤儿、寡妇，靠多疑谄媚夺取天下。”石勒虽然没有读过书，却喜好让读书人念书给他听，并时常用自己的观点评论古今得失，听到的人都心悦诚服。曾经让人读《汉书》，听到酈食其劝说汉高祖册立元